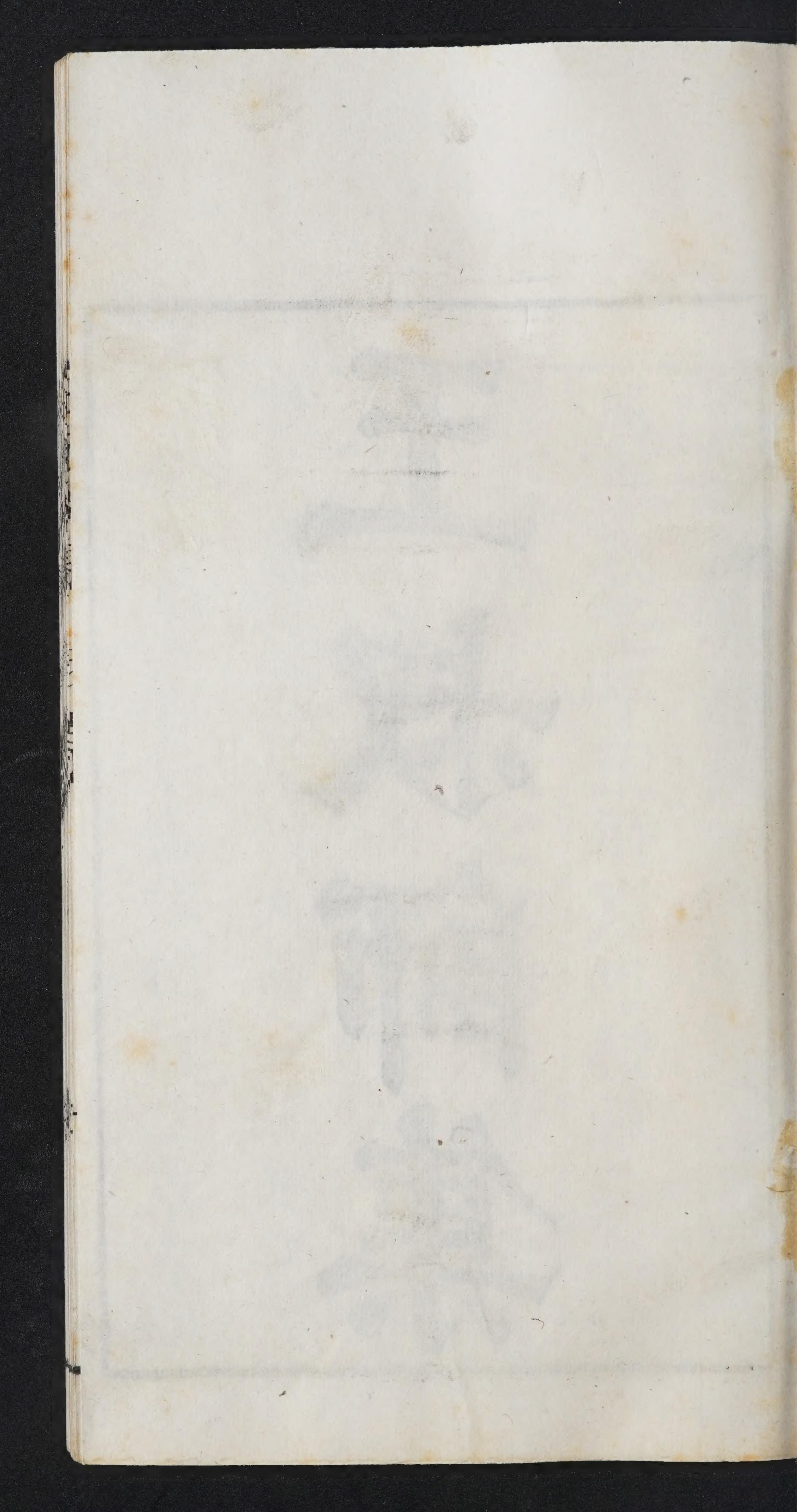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十七冊

漢東王粲師
漢孔少府







王叔師集

王叔師集題詞

屈原在楚平王時以忠被疎作離騷經頃襄王立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

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襃作九懷
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漢武時淮南
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爲
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
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王逸復作
十六篇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

序附之爲十七篇今世所行離騷皆
王本也東漢文苑王叔師父子皆有
名文考靈光殿賦與夢賦二篇世共
傳誦叔師文少有習者讀離騷乃見
之矣文字存亡常有時命或存已集
或附他書俱可不㪚天壞叔師騷註

卽不能割本書獨行然自以爲與原同產南陽土風哀思有足覩者章句諸篇與遺文並錄不類巨山詩序康成詩譜哉

婁東張溥題

漢王叔師集目錄

賦

詩

王叔師集目錄終

東漢王叔師集卷全

漢　王逸叔師　著
明　張溥西銘　閱

賦

機賦

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嶽之洪橿結靈根於磐石託九層於巖傍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剴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

而陸梁於是廼命匠人潛江奮驤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廻轉尅像乾形大匡淡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徽紗窮奇蟲禽品獸物有其宜兎耳跧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淸池遊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纖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於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密臘凝脂纖纖靜女經

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珮、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桴、覽琳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荔支賦

曖若朝雲之興、森如橫天之彗、湛若大厦之容鬱如峻嶽之勢、修幹紛錯、綠葉蓁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皮似丹罽、膚若明璫、潤侔和璧、奇喩五黃、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兼五滋而無當、主不知百

和之所出卓絕類而無儔超衆果而獨貴

楚辭序

楚辭章句敘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爲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

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撫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

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中正爲高以伏節爲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

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强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甯以其君不知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

露才揚已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擥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邱終後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

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

離騷經章句　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于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

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以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代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及于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遺卒客死于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于江南而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

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艸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九歌章句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

閒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爲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以見巳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

天問章句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

經歷陵陸。嗟號旻昊仰天嘆息見楚有先王之
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
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
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
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敘云
敘曰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傳而莫
能說天問以文義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
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於劉向楊雄援引傳
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

旣有解說乃復多連蹇其文濛澒其說故厥義不昭微指不晳自游覽者靡不苦之而不能照也今則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相發明爲之符驗章決句斷事事可曉俾後學者永無疑焉

九章章句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於江南之埜思君念國憂思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

遠遊章句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爲讒佞所譖毀下爲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秀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卜居章句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貞之性，而見嫉妬。念讒佞之臣，承君順非而蒙富貴。已執忠直而身放棄，心迷意惑，不知所爲。乃往至太卜之家，稽問神明，決之蓍龜，卜巳居世何所宜。有冀聞異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

漁父章句

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間，憂愁嘆吟，儀容變易。而漁父避世隱身，釣漁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

相應答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

九辨章句

九辨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辨者變也謂敶道德以變說君也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故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地有九州以成萬邦人有九竅以通精明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之頌以諷諫懷王明已所言與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閔

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至於漢
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爲
楚詞亦承其九以立義焉

招魂章句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
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
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
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
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大招章句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憂思煩亂精神越散與形離別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其魂盛稱楚國之樂崇懷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賢公卿明察能薦舉人宜輔佐之以興至治因以風諫達巳之志也

惜誓章句

惜誓者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

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約也言哀惜懷王與己信約而復背之也古者君臣將共爲治必以信誓相約然後言乃從而身以親也蓋刺懷王有始無終也

招隱士章句

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

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

七諫章句

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者正也謂陳法度以諫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退而待放屈原與楚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加爲七諫慇懃之意忠厚之節也或曰七諫者法天子有爭臣七

人也東方朔追閔屈原故作此辭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矯曲朝也

哀時命章句

哀時命者嚴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與司馬相如俱好辭賦客遊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辭歎而述之故曰哀時命也

九懷章句

九懷者諫議大夫王襃之所作也懷者思也言

屈原雖見放逐猶思念其君憂國傾危而不能忘也褒讀屈原之文嘉其溫雅藻采敷衍執握金玉委之汚瀆遭世溷濁莫之能識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官錄第遂列于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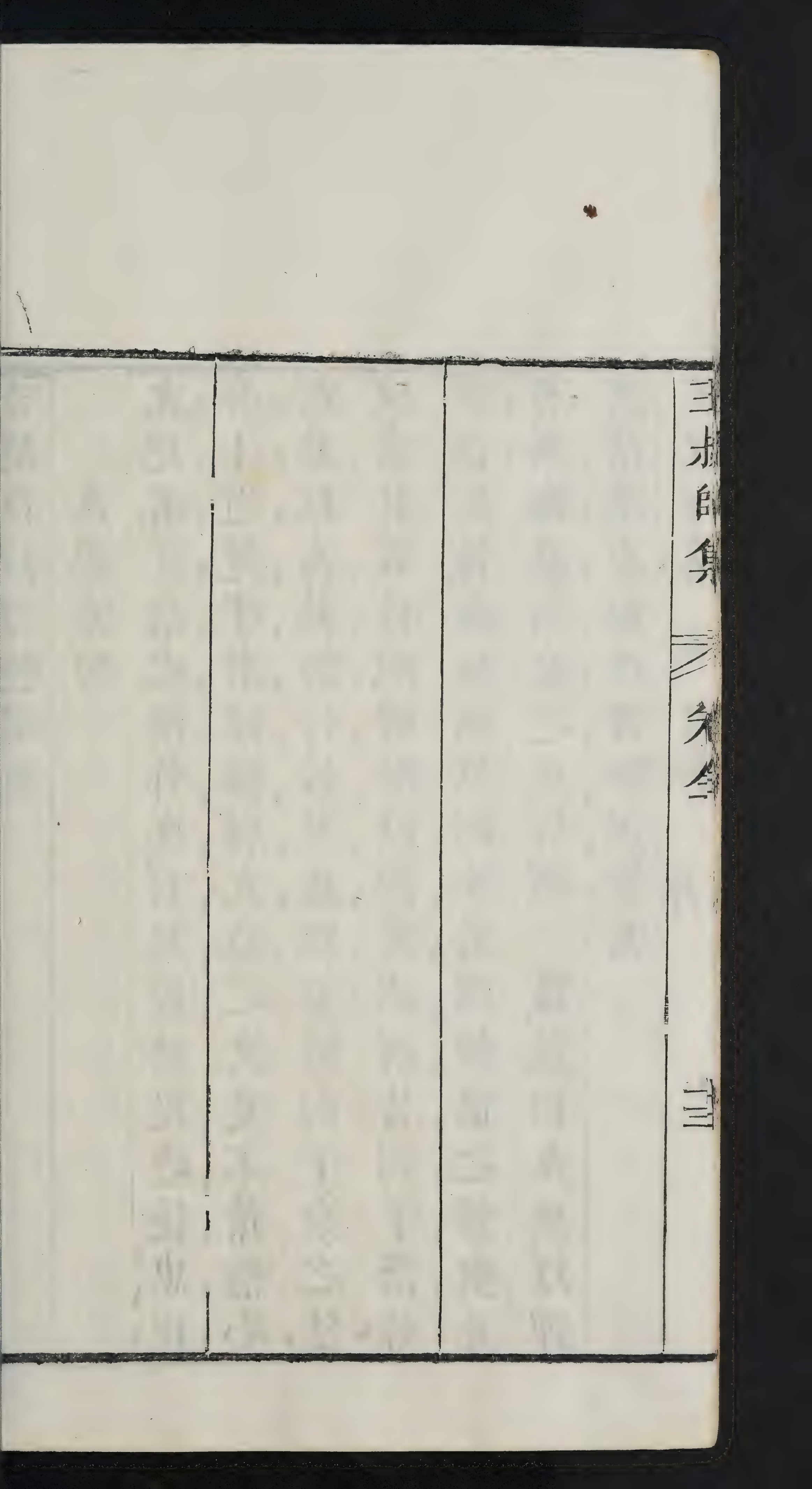
九歎章句

九歎者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之所作也向以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辯章舊文追思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澤猶傷念君歎息無已所謂讚賢以輔

志騁詞以曜德者也

九思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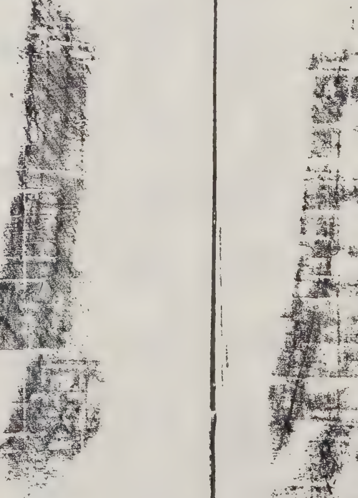
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自屈原終沒之後忠臣介士遊覽學者讀離騷九章之文莫不愴然心爲悲感高其節行妙其麗雅至劉向王褒之徒咸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志則皆列于譜錄世世相傳逸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竊慕向褒之風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裨其辭未有解脫故聊訓誼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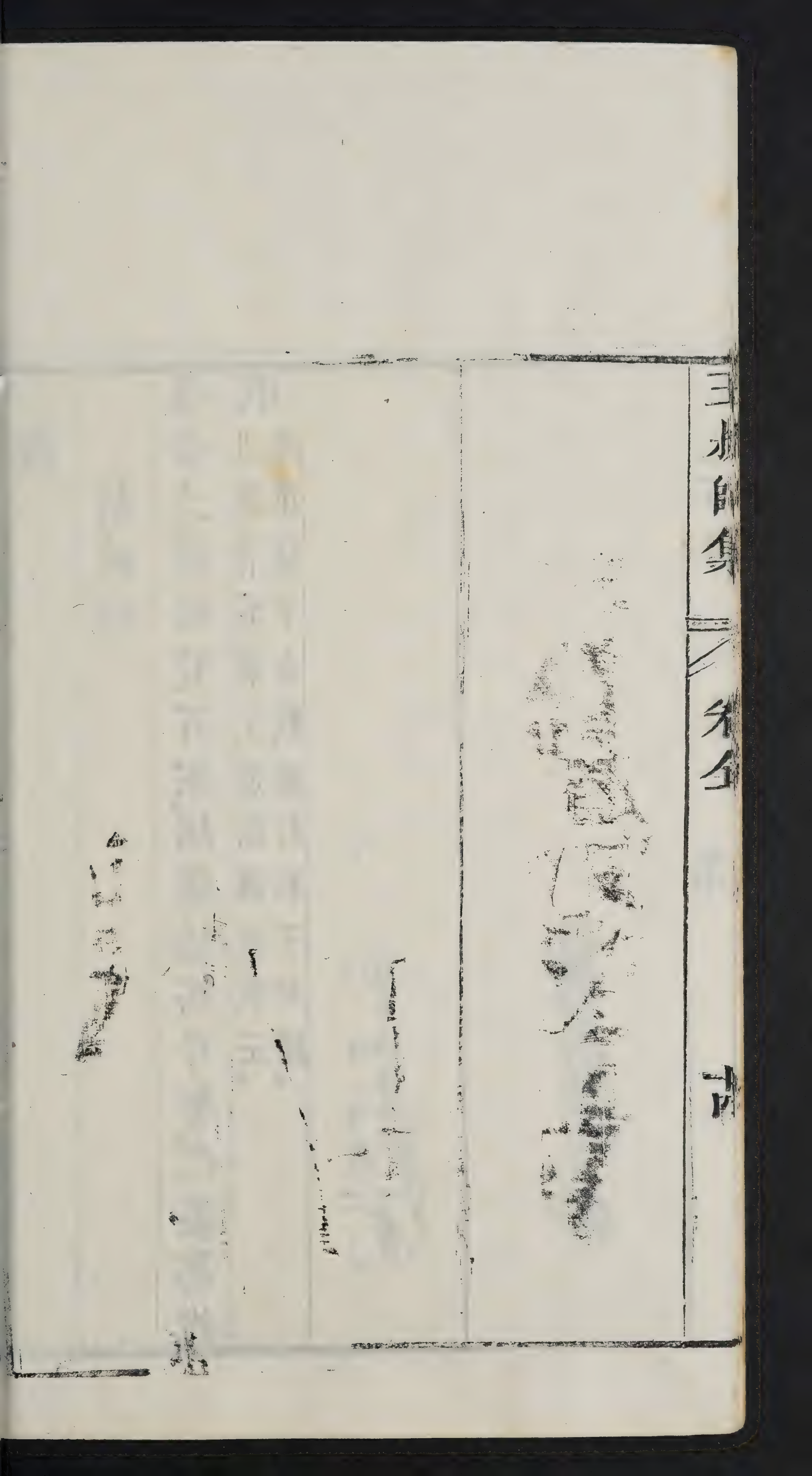


論

折武論

苞含六藝游覽百家用道德爲弓弩仁義爲鎧甲北堂書鈔載王逸臨豫州敎云舉遺逸于山藪黜奸邪于邦國





九思

悲兮愁、哀兮憂、天生我兮當闇時。被諑譖兮虛獲尤。心煩憒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卓兮遠眇眇、握佩玖兮中路躇、羨臯繇兮建典謨、懿風后兮受瑞圖、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於泥塗、遽傽遑兮驅林澤、步屏營兮行邸阿、車軏折兮馬虺頹、惷悵立兮涕滂沲、思丁文兮聖明哲、哀

平差兮迯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仰長歎兮氣飲結、悒殞絕兮活復蘇、虎兕爭兮於廷中豺狼鬭兮我之隅雲霧會兮日冥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罔堂兮作東西、欲竄伏兮其焉如。念靈閨兮與重深。輒顧媚節兮隔無繇。望舊邦兮路委隨、憂心悄兮志勤劬、魂煢煢兮不遑寐、日眩眩兮寤終朝、

右逢尤

令尹兮謷謷。羣司兮譨譨。哀哉兮淈淈。上下兮令

同流葴藟兮蔓衍芳虈兮挫枯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別諸倚此兮巖穴永思兮窈悠嗟懷兮眩惑用志兮不昭將喪兮玉斗遺失兮鈕樞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集慕兮九旬退顧兮彭務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謠吟兮中野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雷霆兮硠磕雹霰兮霏霏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悽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鴛鴦兮噰噰狐狸兮徽徽哀吾兮介特獨處兮罔依螻蛄兮鳴東蟊蠽兮號西

蛓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
自悲行立兮忉怛心結縎兮折摧

右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
謀女詘兮謰謱鷃雀列兮譁讙鴝鵒鳴兮聒余
抱昭華兮寶璋欲衒鬻兮莫收言逝邁兮北徂
叫我友兮配耦日陰曀兮未光闐睄窕兮靡瞻
紛載驅兮高馳將諮詢兮皇羲遵河皐兮周流
路變易兮時乖濿滄海兮東遊沐盥浴兮天池

訪太昊兮道要。云靡貴兮仁義。志欣樂兮反征。

就周文兮邠岐。秉玉英兮結誓、日欲暮兮心悲。

惟天祿兮不再。背我信兮自違。踰隴堆兮渡漠。

過桂車兮合黎。赴崑山兮馽騄。從盧敖兮棲遲。

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兮療飢。居嵺廓兮尠疇。

遠梁昌兮幾迮。望江漢兮濩渃。心緊絭兮傷懷。

時昢昢兮且旦。塵漠漠兮未晞。憂不暇兮寢食。

吒增歎兮如雷。

右疾世

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嗌喔眾多兮阿媚骫靡兮成俗貪枉兮黨比貞良兮煢獨鵠竄兮枳棘鵜集兮帷幄罽蕠兮青葱槀本兮萎落覩斯兮僞惑心爲兮隔錯逡巡兮圃藪率彼兮畛陌川谷兮淵淵山阜兮硌硌叢林兮崟崟林榛兮岳岳霜雪兮漼溰冰凍兮洛澤東西兮南北罔所兮歸薄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踡跼兮寒局數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魁壘擠摧兮常困辱含憂強老兮愁無樂鬚髮薴顇兮顠鬢

自思靈澤兮一膏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待天明

兮立躑躅雲濛濛兮電儵爍孤鶵驚兮鳴呴呴

思怫鬱兮肝切剝忿悁悒兮孰訴告

右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

迄于今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競佞諛兮讒閱

閱指正義兮爲曲訿璧玉兮爲石鶻鵰遊兮華

屋鵕鸃棲兮柴蔟起奮迅兮奔走違羣小兮謑

詢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處躡天衢兮長

驅踵九陽兮戲蕩越雲漢兮南濟秣余馬兮河鼓霄霓紛兮晻翳參辰回兮顛倒逢流星兮問路顧指我兮從左俓娵觜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踢達兮邪造與日月兮殊道志閼絕兮安如哀所求兮不耦攀天階兮下視見鄢郢兮舊宇意逍遙兮欲歸衆穢盛兮沓沓思哽饐兮詰詘涕流瀾兮如雨

右遭厄

嗟嗟兮悲夫殽亂兮紛挐茅絲兮同綜冠履兮

共絇。督萬兮侍宴、周邵兮負蒭。白龍兮見射。靈龜兮執拘。仲尼兮困厄、鄒衍兮幽囚、伊余兮念茲、奔遁兮隱居、將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鵙、右睹兮呼梟、惶悸兮失氣、踊躍兮距跳、便旋兮中原、仰天兮增歎、菅蒯兮野莽、雚葦兮千眠、鹿蹊兮躖躖、貒貉兮蟫蟫、鸇鷂兮軒軒、鶉鵪兮甄甄、哀痛兮寡獨、靡有兮匹倫、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鶬鶊兮喈喈、山鵲兮嚶嚶、

鴻鸕兮振翅、歸鴈兮于征、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垂屣兮將起、跓竢兮須明、

右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和煖、百艸萌兮華榮、堇荼茂兮敷疏、蘅芷彫兮瑩嫇、愍貞良兮遇害、將夭折兮碎糜、時混混兮澆饡、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兮俊彥、亦詘辱兮係纍、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遭桓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玩琴書兮遊戲、

迫中國兮迮陿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嶺兮嵯峨
觀浮石兮崔嵬陟丹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黃支
就祝融兮稽疑嘉已行兮無爲乃回朅兮北逝
遇神嬀兮宴娛欲靜居兮自娛心愁慼兮不能
放余轡兮策駟忽風騰兮雲浮躡飛杭兮越海
從安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臺
使素女兮鼓簧乘戈和兮謳謠聲噭誂兮清和
音晏衍兮要媱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
顧章華兮太息志戀戀兮依依

右傷時

旻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潦烈、艸木兮蒼唐、吚咉兮噍噍、蝍蛆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悽愴、傷俗兮泥濁、矇蔽兮不章、寶彼兮砂礫、捐此兮夜光、椒瑛兮涅汙、葈耳兮充房、攝衣兮緩帶。操戈兮墨陽。昇車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蠆、出門兮觸蠭、巷有兮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爲兮切傷、俛念兮子胥、仰憐兮比干、投劒兮脫冕、龍屈兮蜿蟺、潛藏

兮山澤、匍匐兮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

黿鼉兮欣欣、鱣鮎兮延延、羣行兮上下、騈羅兮

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兮煢煢、冬夜兮陶陶、雨

雪兮冥冥、神光兮熲熲、鬼火兮熒熒、修德兮困

控、愁不聊兮遑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寫情、

右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覽高岡兮嶢嶢、桂樹列兮紛敷、

吐紫華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鴞、

烏鵲驚兮啞啞、余顧瞻兮怊怊、彼日月兮闇昧、

障覆天兮祲氛伊我后兮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兮超俗遊陶遨兮養神乘六蛟兮蜿蟬遂馳騁兮陞雲揚彗光兮爲旗秉電策兮爲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兮增泉繞曲阿兮北次造我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贄崇忠貞兮彌堅歷九宮兮徧觀睹秘藏兮寶珍就傅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畢兮掩邪彀天弧兮射姦隨真人兮翺翔食元氣兮長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

日晳晳兮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穡積兮未通

悵敞罔兮自憐

右守志

辭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爲雙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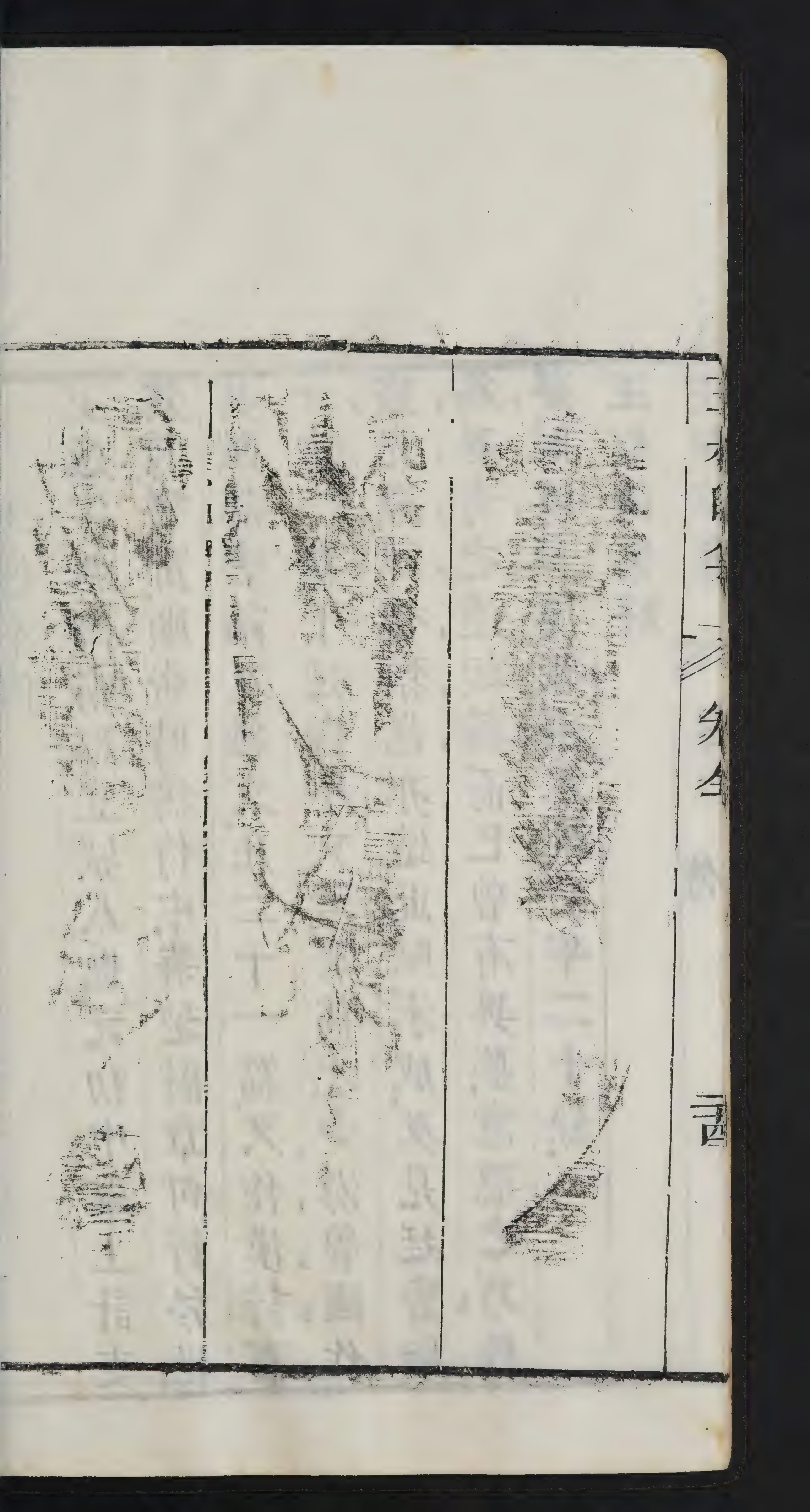
琴思楚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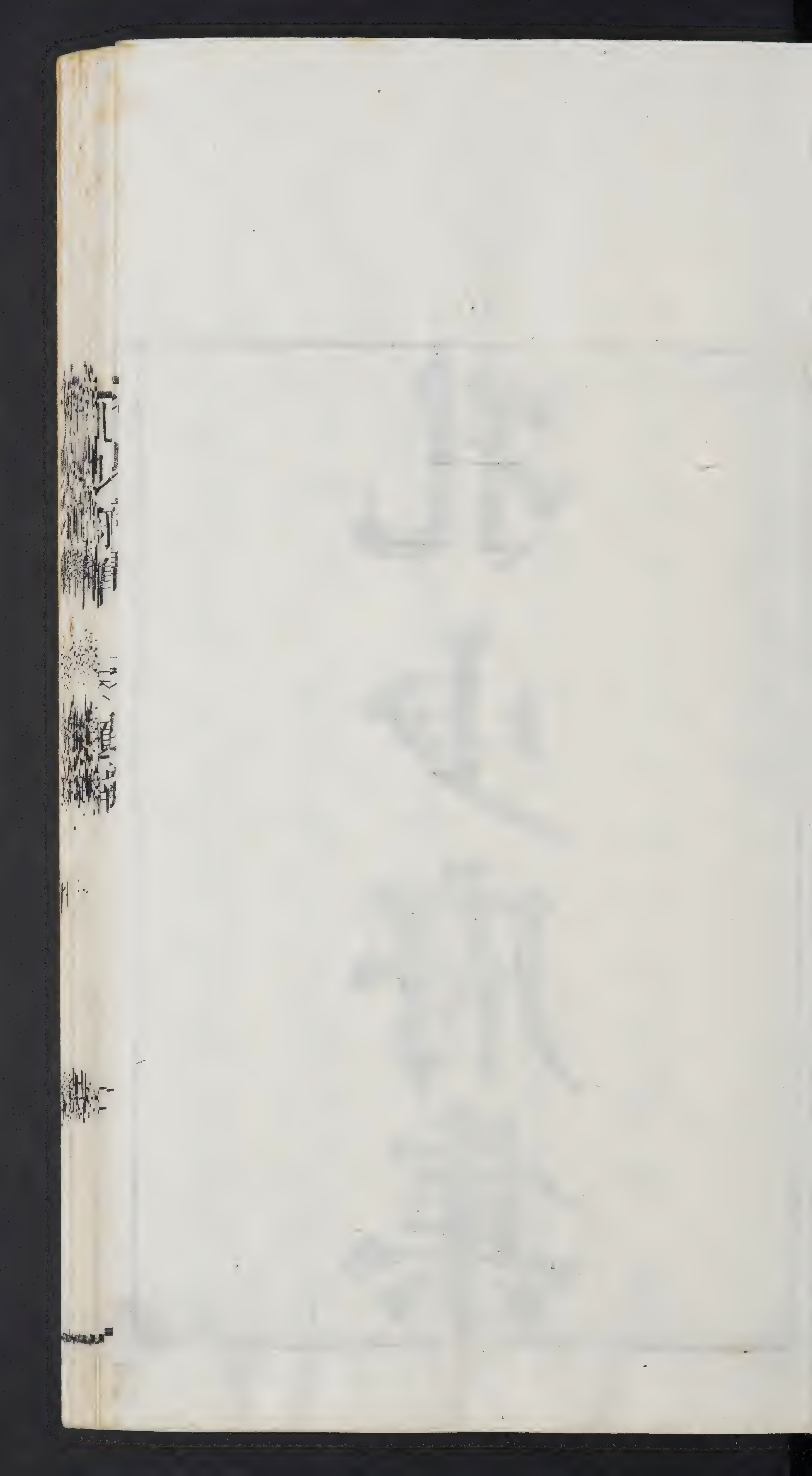
盛陰脩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暮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頹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晻晻若鶩馳意中私喜施用為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慷感結重嘆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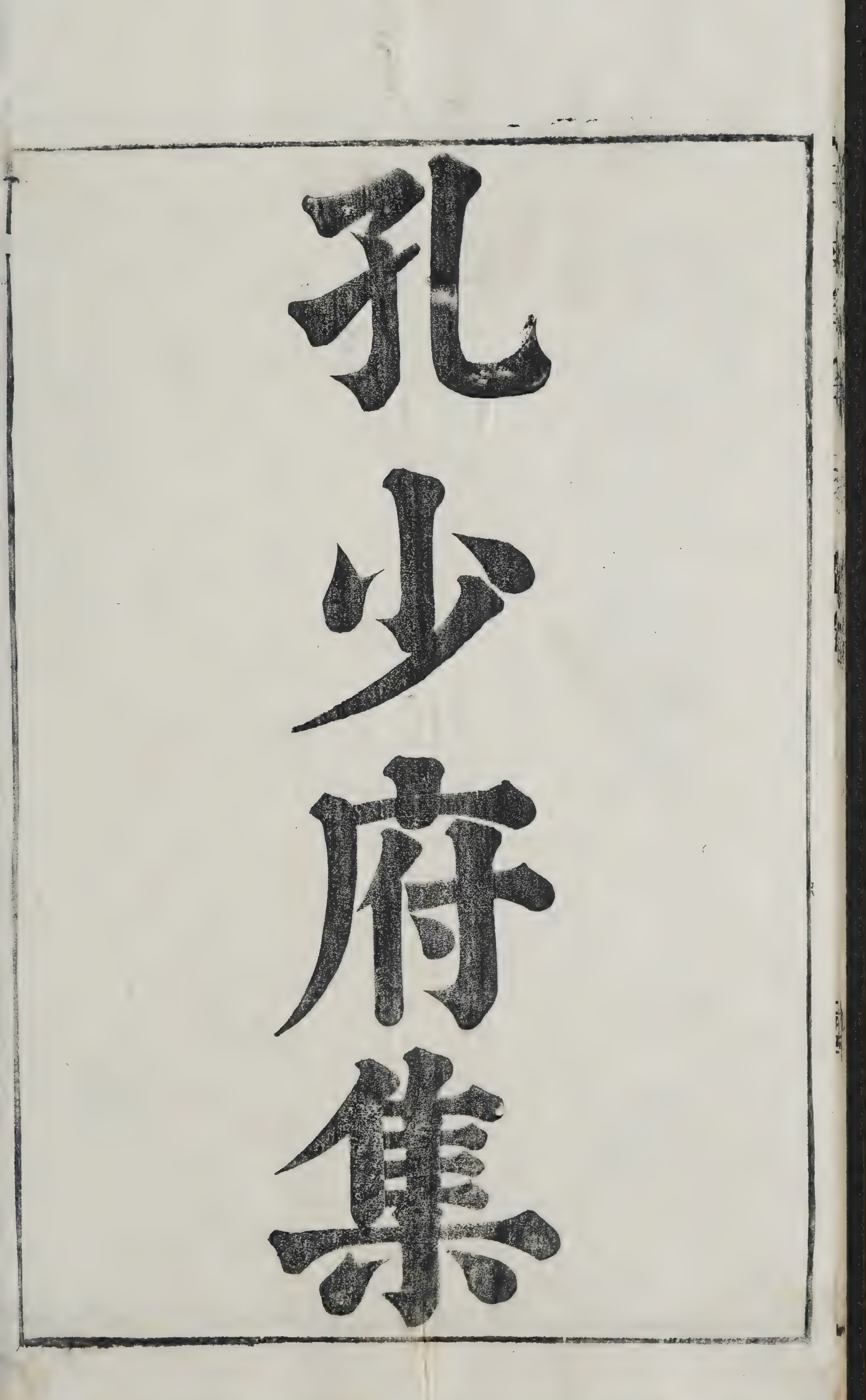
王逸本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游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王叔師集終







孔少府集

孔少府集題辭

魯國男子孔文舉年大於曹操二歲家世聲華曹氏不敵其詩文益非操所敢望也操殺文舉在建安十三年時僭形已彰文舉既不能誅之又不能遠之並立衰朝戲謔笑傲激其忌

怒無會肉餒餧虎此南陽管樂所深悲也曹丕論文首推北海金帛募錄比於楊班脂元升往哭文舉官以中散丕好賢知文十倍於操然令文舉不死親見漢帝禪受當塗盜鼎亦必舉族沉焚所恨者其死先操狐鼠晏

行攘袂之日天下遂無孔父仇牧耳
文舉天性樂善甄臨配食虎賁同坐
死不相負何況生存盛憲困於孫權
蓀首急難禰衡謝該淪落下士抗章
推舉令讀其書表如鮑子復生禽息
不沒彼之大度豈止六國四公子乎

而道窮命盡不能庇九歲之男七歲之女天道無親其言不信猶黨錮餘烈哉陳留路粹中郎弟子也呈身漢賊奏殺賢者與馬融役於梁冀等耳東漢詞章拘密獨少府詩文豪氣直上孟子所謂浩然非耶琴堂衣冠客

滿酒盈手尚能想見之

婁東張溥題

孔少府集目錄

奏馬賢事

對

東海王癸禮對

教

告高客縣立鄭公鄉教

脩鄭公宅教

告昌安縣教

下高客恤鄧子然教

答王脩教

漢魯國孔　融著
明太倉張　溥閱

表疏

薦禰衡表

劉勰云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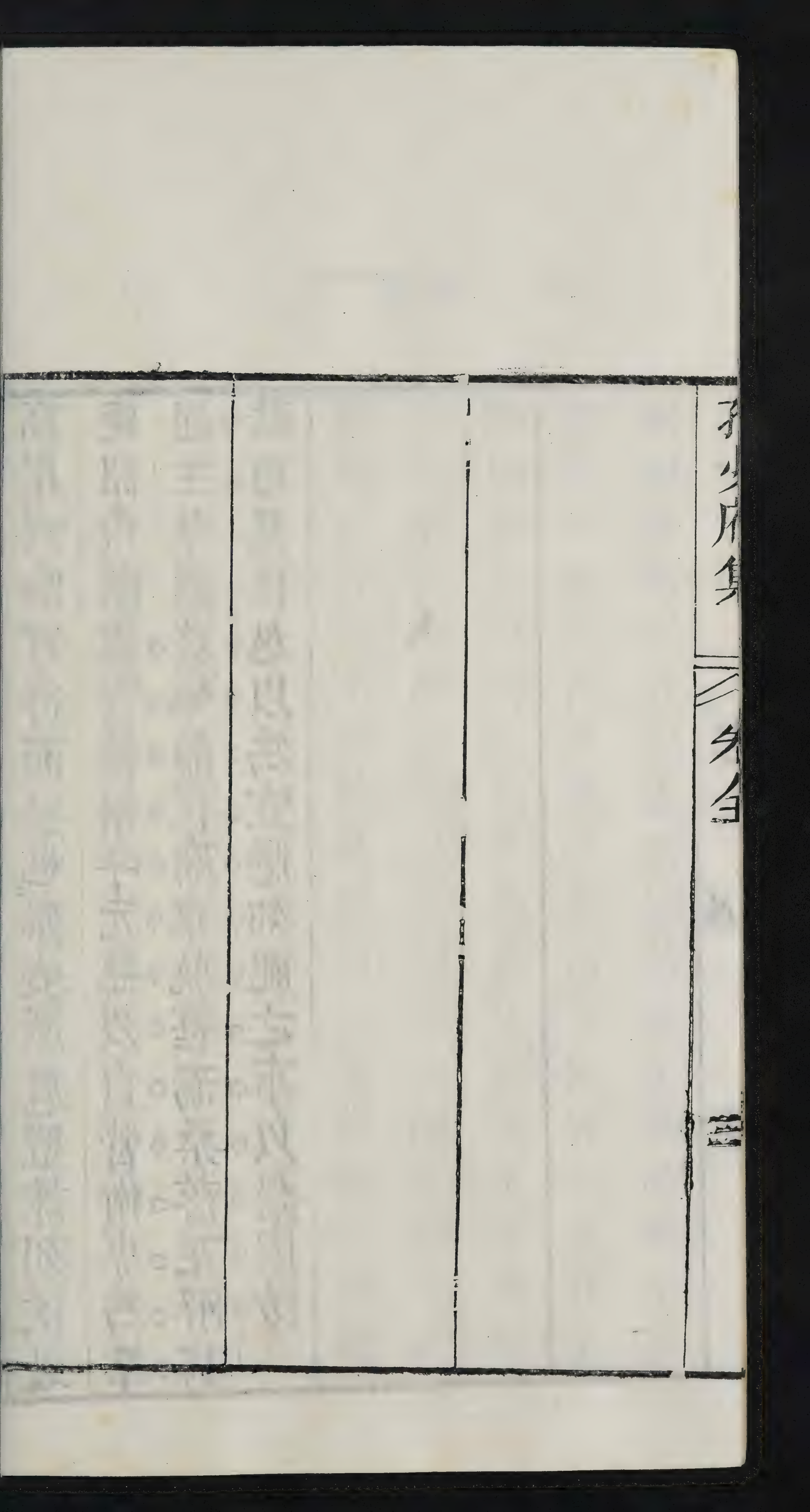
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輙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賞伎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愼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崇國防疏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陛級懸遠祿位限絕猶天之難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

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
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爲羣
逆主萃淵藪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
埶可見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書

薦謝該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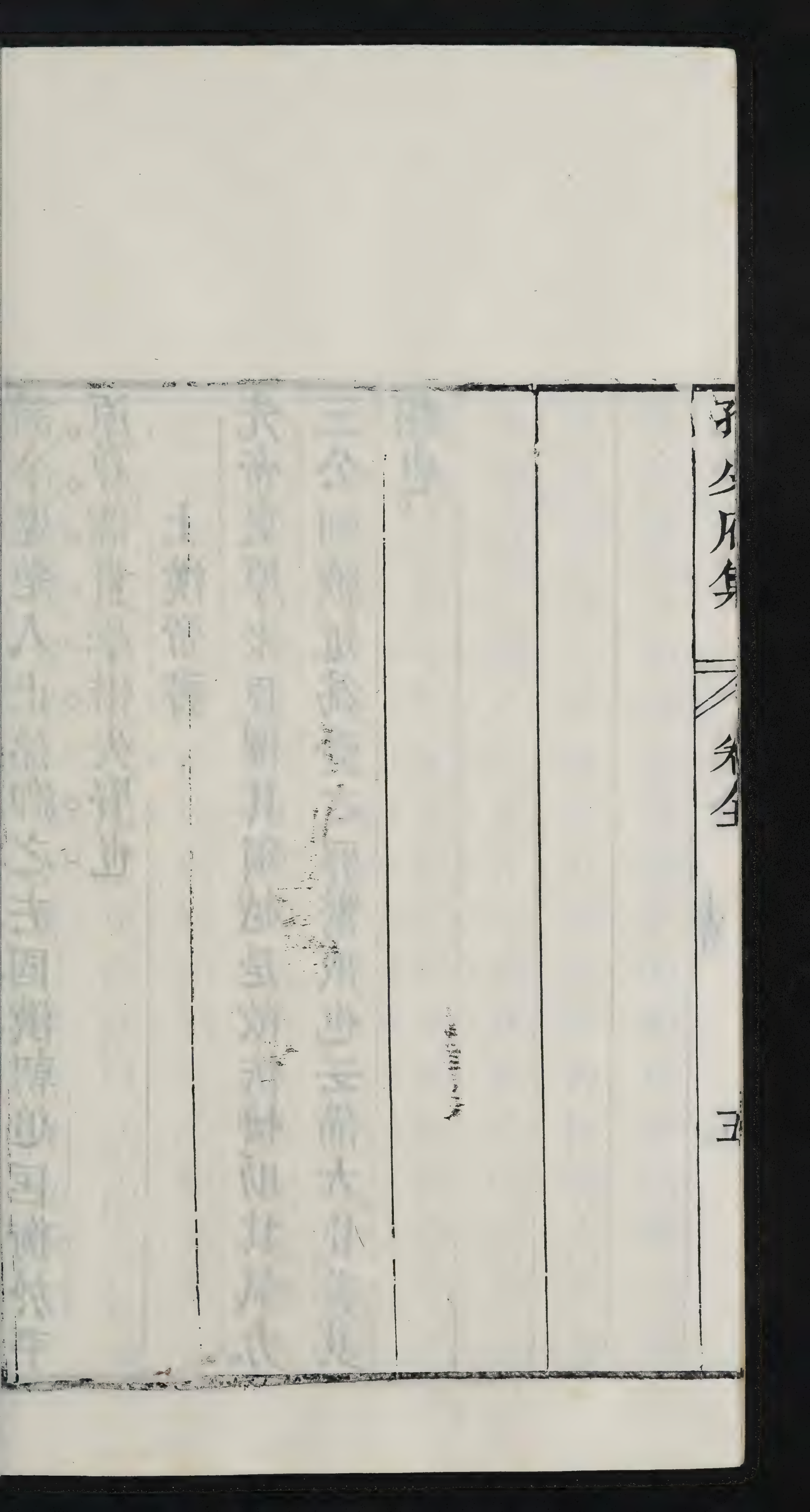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竝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

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

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上漢帝書

先帝褒厚老臣懼其殞越是故扶接助其氣力三公刺腋近爲憂之罪警戒也云備大臣非其類也



教

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

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

令客高車。號爲通德門

修鄭公宅教

立在徐州，文舉欲其還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蹟，又教曰，

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牆宇以俟還

告昌安縣教

邑人高幼自言辟得井中鼎夫鼎久潛于井。德之休明。雖小重也。黄耳金鉉。利貞之象國遭凶

荒彝器出或者明以饗人

下高密恤鄧子然教

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憂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答王修教

修爲孔融主簿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

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

又答

修重辭、融答、

掾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書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憲字孝章、會稽人、初爲臺郎、路逢融、時十餘歲、載歸與言、知其奇、尋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歸鄉里、孫策平吳、忌憲名、囚之、融與操書、由是徵爲騎都尉、徵命未至、爲孫權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

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

寶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與曹操論酒禁書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

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醕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

漢屈原不餔醩醊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又書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啁曹操討烏桓書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報曹操書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

闇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旣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埶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壚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

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答虞翻書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眾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覩象雲

物察應寒溫推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
通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邱以卦筮甯世
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
盡不復多陳

與韋甫休書

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叙前別意恨甚多
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
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
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

家蔵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予瑴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

又

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

與王朗書

朗漢末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畧地與策戰敗績乃詣策令使詰讓朗對謝服曹操爲司空表徵之未至融與之書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世路隔塞情問斷絶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至上寛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櫂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與張紘書

紘爲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薨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及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融遺紘

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玆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淸相見豈復難哉

又

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融書、自書融遺紘書美之、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喻邴原書

原初署北海功曹、融爲太守、以原爲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以書喻原、原遂到遼東、

修性保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

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巳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知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

與邴原書

原自遼東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移書與之、原於是復返、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朱巳。阻兵之雄。若棊弈爭梟。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

與宗從弟書

知晚節豫學。旣美大弟因而能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與許博士書

許博士爲漢樂器、融與書、

今足下遠以彝器金石並志。爲國家來儀之瑞。亦丈夫之大勳、

汝潁優劣論

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稍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

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
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
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
離婁茲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殺人當
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
全潁川士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
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
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
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

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聖人優劣論

荀惜等以爲聖人俱受乾坤之醕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沈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克聖極荀以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是爲覆盆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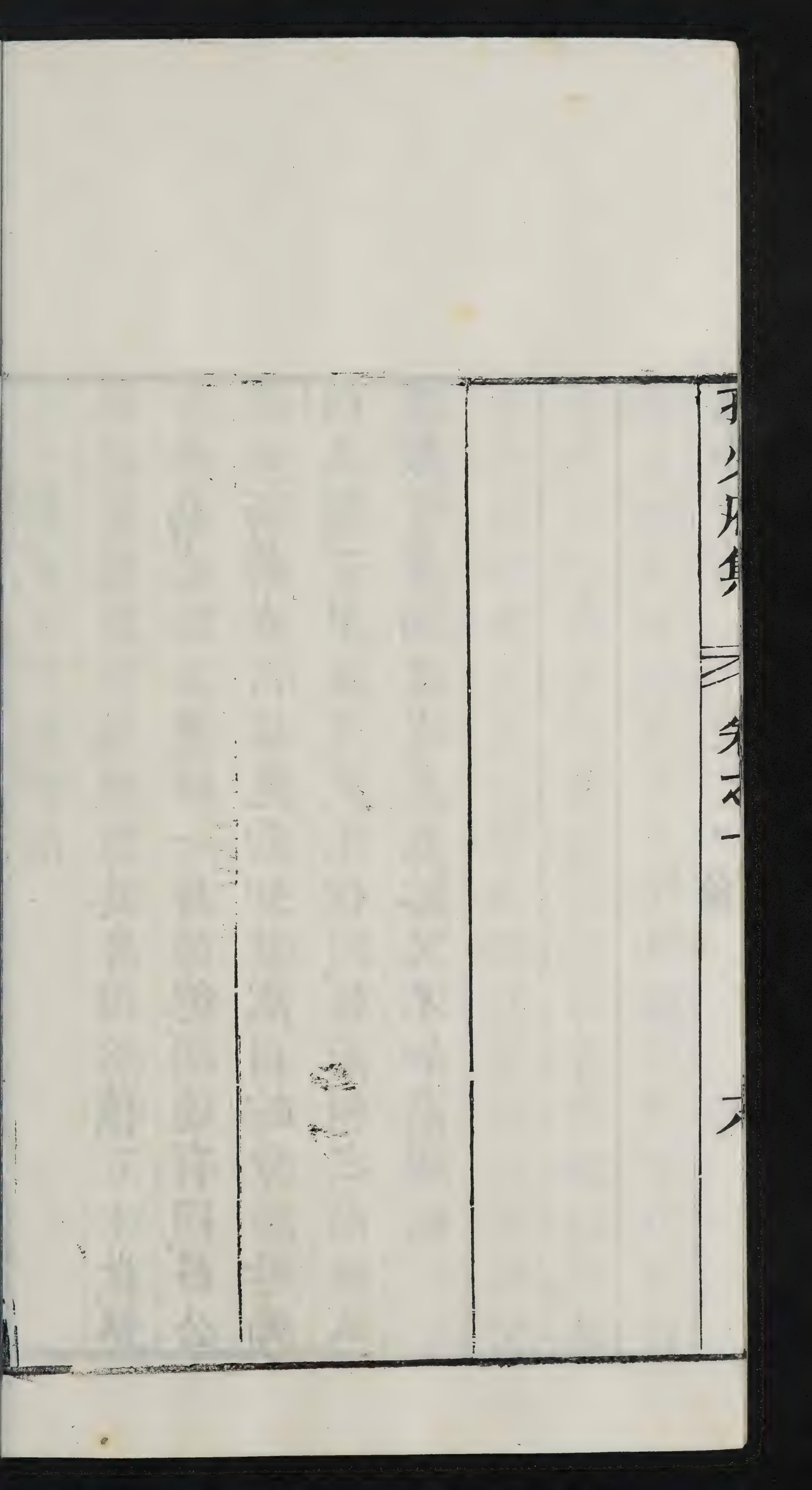
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堯之爲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爲君爾

又

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並是甯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周武王漢高祖論

周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俱有魚鳥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遽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母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遣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馬日磾不宜加禮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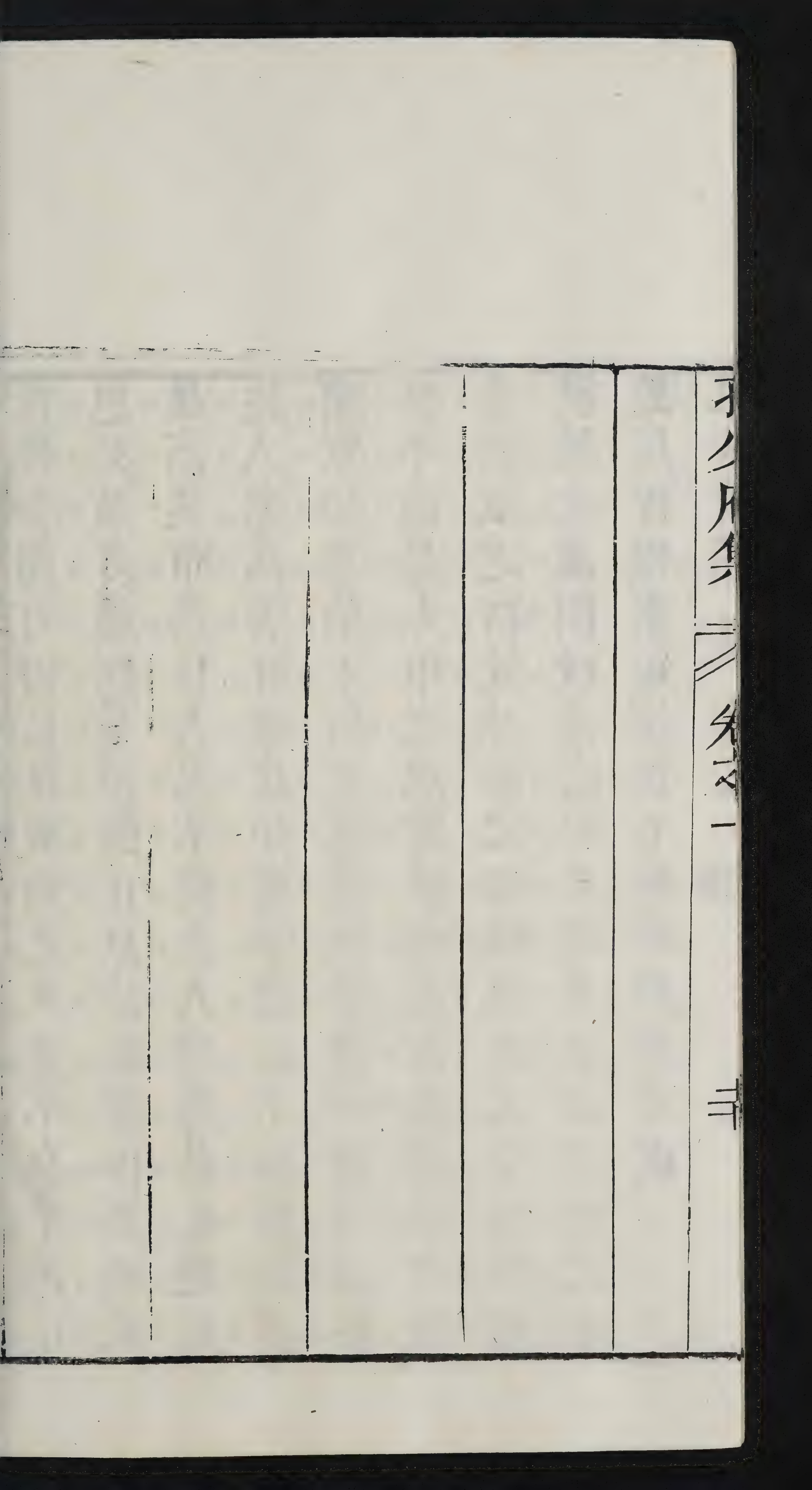
口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甯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

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

肉刑議

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俗壞亂。政撓其俗法官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刖也。求

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



衛尉張儉碑

其先張仲實以孝友左右周室晉主夏盟而張老延君譽於四方君稟乾綱之正性蹈高世之殊軌冰潔淵清介然特立雖史魚之勵操叔向之正色未足比焉中常侍同郡侯覽專權王命豺虎肆虐威震天下君以西都督郵上覽禍亂凶國之罪鞫沒贓姦以巨萬計俄而制書案驗部黨君為覽所陷亦章名捕逐當世英雄授命

殞身以籍濟君厄者蓋數十人故克免斯艱旋宅舊宇眾庶懷其德王公慕其聲州宰爭命辟大將軍幕府公車特就家拜少府皆不就也復以衛尉徵明詔嚴切勑州郡乃不得已而就之

銘曰

桓桓我君應天淑靈皓素其質允迪忠貞肆志直道進不爲榮赴戟驕臣發如震霆凌剛摧堅視危如甯

詩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闔口渭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外有截、隼逝鷹揚、當離乙字恐古文與今文不同合成孔也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鬲字蛇龍之蟄、俾也可忘、離虫字合成融玫琁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案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

雜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托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愼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

念君來遲。褰裳上墟邱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圖孠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臨終詩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

心安能合爲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借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百姓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爲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

從洛到許巍巍曹公憂一作輔國無私減去廚膳甘肥羣僚率從祈祈雖得俸祿常饑念我苦寒

心悲

失題

歸家酒債多。問客粲幾一作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

本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

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刋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襃有舊。亡抵於襃。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

以下。容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
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融也。當坐之。褒曰
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
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
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
陶邱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
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
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
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爲

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卽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荅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爲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爲賊衝

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群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歛葬之時黃巾復來侵

暴融乃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卽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隱几

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

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而論者多欲復肉刑，融建議以爲不可。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

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歿、欲爲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産昆弟。卽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脩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沖齔。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

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

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融荅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寛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宜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巳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

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旣積嫌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

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旣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宅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荅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

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輙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

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

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哉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贊曰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

孔少府集終



